

浙江文叢

朱國禎詩文集

〔下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朱國禎詩文集

〔下冊〕

〔明〕朱國禎 著 何立民 點校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朱國禎詩文集 / (明) 朱國禎著; 何立民點校. —
杭州: 浙江古籍出版社, 2014. 12
(浙江文叢)
ISBN 978-7-5540-0487-6

I. ①朱… II. ①朱…②何… III. ①古典詩歌—詩
集—中國—明代②古典散文—散文集—中國—明代
IV. ①I214.8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5)第 008253 號

朱國禎詩文集

[明]朱國禎 著 何立民 點校

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
(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: 310006)
網 址 www.zjguji.com
責任編輯 吳 迪 劉 蔚
封面設計 劉 欣
責任校對 余 宏
責任印務 樓浩凱
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
印 刷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
開 本 710mm×1000mm 1/16
印 張 38.75
字 數 397 千
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書 號 ISBN 978-7-5540-0487-6
定 價 190.00 圓(精裝)

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, 影響閱讀, 請與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。

ISBN 978-7-5540-0487-6



傳

向器之傳

士大夫致青雲，負名譽，安其親于養。而又追念祖德，思所以發揮，此人生極快也。顧祖德多闇然，無以自見，乃若種善因，兼俠氣，雖在布衣，有拔地倚天之概，則莫若向太公。太公，長興尹六神先生之祖也。名字器之，有幹局，深藏不炫，喜持頌。年三十，即與配余氏持齋終其身。有產三千餘金，同胞弟解黔餉，爲奸人所給，盡亡之，傾家爲代，壁立亦不介意。三子長，甚穎名，習舉子業。其二督之力畊，各致萬金。自橐五之一，爲節度，每歲爲萬人齋，四遠雲集。喜出遊亭，午杖而郊行，市中小兒，群百十隨之，懽呼爲大善齋公。攜緡錢，丐者探一與之，不啻千餘。遊客來投，必留與食，贈道里費。里中疾病者，即不識，亦存慰致醫藥，死則弔而賻之。尤厚宗族，睦鄉鄰。居平時，帶笑容，不解人我爲何相，未嘗一怒，亦未嘗出惡語，似世所稱布袋和尚者。仲季蚤歿，哀盡而止。多孫，家日益起。亡年八十四卒，余母亦八十卒，卒時皆聞頌經聲，隱隱若有和者。萬衆及門羅拜欲哭，一老人揮手曰：止，西歸極樂。第合掌念佛，云善有餘祥，祖父孫氣脈常相印。余祖母溪府君，亦好善習儉，幾不知肉味，貧不能施。

舍，年八十一。先君子老場屋不售，余幸一第，固陋無愧于先，亦不能張大。葉臺山師相祖月窗，篤行讀書能詩，每每折券，感九天一氣之佑，年七十八。父貢爲州守留，未盡大發。每談及歎息，謂人不可忘所自來，爲製《祖德詩》十二篇。然齊眉白髮，寬樂壽康，超超貧富得喪之外。皆無如向公，長子今年七十，有令公所自出，恩封如子官，尚健談文，灑灑數千言立就。語及闡中酣戰狀，不禁起舞，蓋與令公場屋同出入，自謂老驥固自千里駒，乃先之終不如也。長興之政卓然，取次內召，功名未可量，當以余言爲券。月窗、臺山自爲志，余祖黃宮庶爲阡，長興今以屬余，愴然有感，乃爲執筆如此。

朱史氏曰：蜀多異人，涪江印諸山川，尤爲奇特。向翁治家如陶朱，好施如孟嘗，而精心禪觀，不爲跌宕之習，不染酒肉之場。以文字功名付其子孫而已，不與焉。其生必有所自來，吾無以測之。人生幾何，但得十年清淨，便能生天，況多多至八十外哉！

程光祿傳

余出新安許太保文穆公之門。太保致其事歸，余往候之，勸遊黃山，莫適主也。其姻家程公少軒在座，目炯炯，掀鬚而叟曰：第往自有主者，深入百三十里。浹旬，在在應餽不乏，而絕不露程氏跡。余心知狀，謂同遊某曰：大夫杰人，且試我遊，取領略而已，無訑訑久溷爲也。于是心奇公。而公二子入南雍，出余門下。余之居在南潯，公質庫寄潯者一二子，并姻戚，時

時往返，履相錯也，遂悉予里居本末。而公既考終，乃以傳見屬。

公諱爵，字國光，少軒其別號也。程之派遠而繁，詳篁墩先生集中。公之父梅軒公，先生二十一世，自黃泥遷榆村，世有聞人。至梅軒益恢拓，娶名族朱，實生公。少即英特，風氣日上，修舉子業，甚工。遊茗水，出南陽楊先生之門，屈其座人，于是陽湖孫公奇，其女擇名對，見公大奇之，遂以字焉。公進取志甚銳，既久之不利。見梅軒公日拮据頰瘁，遂以身代，投筆歎曰：『乃公姑與計倪競，當亦不讓左史門中登壇高足，何俯首齷齪爲？』盡脫婦簪珥，修業而息。大要廉平寬博，以天時地宜人材爲綱。其于用材，一見能鏡肝鬲測，始終策天人，人人效所長。一經措畫，即數千里外無勿燭照數計，人咸奇以爲神。而公恬然謂爲寒暑晝夜自常事，彼懵懵者目炫心亂，見金而不見得失大數也，其業遂日昌。而稅璫陳增之難起，公顧諸子曰：『是且不免，宜先事柔之。』挾貲至彭城，直叩壘，訴賈客艱苦狀，聲氣激揚。增亦心動，而左右亦有先入公賄者，咸曰：『程老善人，且俠氣咄咄可畏。』遂得解。而所稱程守訓者，以鄉人衣錦肆毒，公又陰喝云：『衆怒如水火焉，將取爾首投溷中。』守訓疑且畏，一夕遁去。公之善達權變如此。而是時余方自淮如徐，寓君子亭，召門幹問稅焰虐狀，至不忍聞。幹亦流涕，徐歎息曰：『惟一偉丈夫櫻之，得善歸。』問之，知爲公。并言守訓病悸，崩其角，殆有變云，而公亦絕閤不言，後以相質，公驚曰：『有之。此亦蹈虎尾免耳，要之置死生度外方可行。』蓋其膽決又如此。公天性澹泊，世俗一切浮態不好，亦若不知。即梅軒公以豪舉聞，亦曰：『兒似勝我，』

却遜我遠甚。』公亦此不及大人處。梅軒卒，爲減十三，交相樂也。至三黨姻戚，待之加厚，周之無所悛。江南大饑，公所在賑卹不貲，爲縮去常息過半。荆家祠，宏敞冠其鄉，任費居多。郡中大興作，無不挺身率先。梅軒及耆而病，公朝夕侍，籲天爲代。中夜霍然起，卒享大耋。庶弟三人，撫且教之，皆有成立。晚得大官丞，韜章服，不御有司，以鄉賓飲延爲重，辭謝，僅一赴。既開七秩，聽諸子析箸，以族黨高賢爲判，不復問。既疾，稍侵，歎曰：『乃公病固宜死，亦無恨。惟老母在堂，不克終養，兒子能善事即吾子也。』揚揚如平常，問亦不答，頽之而已也。嗚呼！少而倜儻，氣蓋人羣。挫萬貨于胸中。新安人多饒，爲之乃若，壯而雍容，被服儒雅，以不爭不競收其實。比其老也，一以塞兌爲主。順時觀化，以終天年，有始有卒。拮据之精神，閒泰之氣象，密用互操，比成一時之冠冕。則公之所獨，淺窺者既不及藩，即深知者亦卒莫窮其際也。其亦素封中之偉人，而程氏譜書可筆可傳者已。得年七十三，七子，存者夢暘、夢熊、夢龍、夢蛟、夢周，有父風。暘、熊俱中書舍人，出余門下者也。

朱子曰：自昔才志之士，出則用世，不則用之家與身。其最精者，以有身爲患。光祿公顯用起家而不顯，自衛并以衛人。氣岸高華，出之退讓，蓋有進之身與家，殆有道焉。太保任天下之重，殿國本，享榮名，猶有未盡用之憾。余遊其間，沾沾自喜，晚乃見擯，兩俱無成。若曰取精焉，有志而未之逮也。

倪少悅先生小傳

余祖母溪府君，方整有威容，每稱服倪翁，見必歛袂深譚，因以女字其子，余少時猶及見。倪翁長身矩步，氣嶽嶽，即之溫和。既講姻書，酬往愈密。女爲余姑，不及笄，翁之子亦別娶，誼不少替，執子壻禮益恭。用是余祖及先府君心齋更愛重之。而所稱執子壻禮者，即今八十翁少悅先生也。翁能文，爲弟子員，恂恂善談論，有意致。既數困有司，氣不少衰，而諸子亦各錚錚以儒顯，有以麟經擅名，舉鄉試高等，署教句曲者，爲名輩所重。而翁老益康，兼通軒岐家言，雅善攝生，深居不出。察其出入動靜，似有道者，乃知其先之積慶，遠流澤深，與翁之脫然風塵外，庶幾有真僊相遇，拍肩于太湖之畔，東海之濱也。余亦老廢，少之以童子侍，長之以太湖侍者，今皆付之星移物換。而炯炯靈明，收之一掬，殊覺前迷後得，今是昨非。而翁少壯一節，彌邵彌堅，大與俗。且不見夫世之赫赫，氣足挾山超海，才足覆雨翻雲，誠足雄視一代，而今皆安在？惟有綠水青山，春花秋月，狎爲盟主，而一人杖履其間，差足自韻。并無負前人，將真面目、好眼光，付圖畫者描出。則人之善成，而翁之自成，與其得天者厚也。

胡承庵傳

處士而志聖賢之學，莫盛于江右，尤莫盛于康齋、敬齋兩先生。然未聞有其子貴而父敦處

士之行，如聶雙江之父鳳，李克齋之父萬平，陳義甚高，稍涉俠氣，求夫純粹貞諒，盡善盡美，子又賢貴，如胡承庵先生者，千百年一人而已。

胡之先有爲新昌令者，遂居之。傳至吾立翁，娶于邢，實生先生。諱用賓，字其佐，號賓巖。廣穎豐頤，丰度昂偉。初就塾師，即能超悟。從豐城李□講學，即曰：『希聖希賢，吾分內事也。』同輩皆自遜勿如。爲舉子業，尚意誠，遵矩矱，發明道術，不從衆作綺語，列諸生中侃侃，敦古行誼。其學從微入著，造次必謹，一動作必中禮法，久之漸貫穿融洽，衆翕然尊師之曰：『不言躬行，開先覺後之君子也。』從遊延館者甚衆。吾立翁輸賦，遇悍軍，盡掠去。當嫁女，無所取貲，憤邑成疾，日侍慰，竟不起，盡鬻產償課。更出婦簪珥衣婢以予妹，日號慟，曰：『父有知，庶稍稍解，無憂兒赤貧矣。』篤意養母，終事無憾。屢困有司，蓋讀書斤斤嚴義利之辨。嘗拾遺金，候至明，得其人還之。有少婦私挑，毅然絕去。叔無子，事之如父。衆皆曰人所難能，獨曰士所當爲，豈止尼不愧屋漏，萬物皆備者何人。性剛直，面折，不能容人過。表裏洞達，事過不留，人更愛而親之。晚乃舉子，稍長即知好學。慨然曰：『道在身心，可以饒取緒在。子孫饒否，吾無容心焉。』即謝諸生。因喪耦，不再娶，杜門却掃，盡絕世事。形神湛然，有巨松數枝，棲其下，改號松庵。其訓子，日舉先輩理學節義相助曰：『此皆以聖賢心傳，聖賢口勉之，無煩老子厲聲催到伊川、孟子地位也。』有司餽半加錙，曰：『此惜貧士耳，毋溷乃翁。』子成進士，儉約如故。兩臺重其名，進冠服，笑而篋之。郡邑舉鄉賓，亦勿應。終身布素，顧鮮

潔，積歲不點一塵，亦若不知世上靡麗。并所謂知故繆巧，如翔千仞上，目睥睨霄，若不見，亦并不知。論文章，謂馬、班、蘇、黃、歐、曾鼎立，有代次，無優劣。國朝二李、何、王，鍛鍊數腴固佳，然譚理湊泊，如唐、王直接歐、曾，方是正脈。間及治道，直指否泰根，人材消長，尤人所未發者。凡朝常國典，吏幣民情，述述灑灑中肯。尤精識鑒，見人動止，口筆即能定其吉凶久近。子之聯捷，二十年前刻定，即今浙憲長公先生所從受封，三奉璽書者。素彊無疾，一日，靜坐微吟，笑曰：『吾可歸矣，訂在某日。』果然，蓋萬曆丁巳三月十四日也。年七十七，比康齋僅減二歲，視敬齋多二十六年。

朱史氏曰：吾讀胡承菴先生傳，深歎康齋、敬齋之學問也。從祀之議，躋敬齋，不及康齋，余別有論者。康齋性剛，任道勇，格局大，決不可遺承菴後，殆與迴合。孟子曰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』，此字非全副力量不能造到。狂者進取，正此之謂。如張東白、陳海雍，尚未窺康齋全體。先生梗概，陳司馬匡左稱獨申其志，一軌于正。朱太僕密所稱獨信獨詣，今士古人宛然，壁立萬仞，不露圭角，一箇吳先生氣象。即以江省之議論，合于江省之人品，居然可定，非敢立異。要以自抒一得，存之天地間，以俟後之君子云爾。

孫玄峰傳并贊

余居太湖之曲，土厚水深，迴旋盤礴數十里，中多醇德敦行之士。其人既不炫跡，不近名

人，亦罕有述者。余心慕好，數問之父老，欲爲立傳。抑入耳未得其詳，望影未測其表，每爲束手。今得孫先生。

先生名啟源，字開之，別號玄峰。以子藩伯貴，封公。先自富春徙吳江之泺水，復徙儒林里。累世儒隱，至南衡公兄弟明經起家有聲，一子即先生。幼穎悟，獨居深念，髮未燥即尺步繩趨，不妄言笑。處輩中，儼然有以自異。喜讀書，經史多所涉獵。無何，代秉家政。歎曰：『苟能自立腹笥者，將必有寄，且耕且漁，孝友施于有政，何必一第，與翩翩小兒較長短哉！』比里多豪舉，喜訟，深惡之曰：『炎上必焦，潤下必澤，天之道也，吾將取潤焉。』恂恂自下，獨喜施予。歲收之餘，盡用以周急。或諷之殖產，笑曰：『吾意所安，在此不在彼。多田翁其號雖佳，其居雖泰，其勞未有瘳也。』戊、己之間，大水大旱，傾軋賑貸，無所却。姑適于李，姊適囑曰：『以是相累。』諾之。卵翼不啻己出，又延師訓之，皆有成立。始祖墓年遠，祭掃久廢，承父志，加封樹，特置祭田，擇族人主之。里中有以差役事見困者，不與角明，控之邑宰，得直。又有爭澤梁之息者，謂此妄人，智不及錐刀，何足介介。寬厚夷簡，馭童僕嚴而有恩，不設城府，不見喜愠。與鄉人處，容容與與，道之爲善。家庭出入，整而不煩，詳而有體。娶張恭人，白首齊眉如一日，恭人奉父思載公，家教女德特著，精女紅，兼杼織，旁通《孝經》、女史及古今名媛事蹟。既來歸，中饋蘋蘩，家政甚肅。凡先生得盡孝盡禮，稱心爲德，默而成之，有過無不及焉。外內雍和，一意訓子，以孝弟忠信爲立身大節，諄諄提撕不置。既見風氣日上，先生欣欣，惟以詩酒

自娛。良辰令節，非過客即客過，興致蕭然，恭人益治具，叱嗟立辦。未幾，恭人卒，先生哀之。後二年亦卒，年皆止五十。人相驚曰：彼耆頤而厚自封者何人？解者曰：善梗已種，一日千秋，雖亡不亡。于是乎在。久之藩伯舉進士，有功名，囑余立傳。是日，方讀《宋潛溪集》，集有傳，凡六十七章，婺居其九，皆鄉人也。余歸田後，于鄉得溫、趙、錢、茅四君子，皆有傳。先生產于吳江，居相近，卜葬于湖，亦可稱鄉。今并之爲五，月搜其四，湊之以附潛溪之目，豈亦生平之快事乎？

贊曰：余數遊湖上，乘風登雨洞庭。回視南涯，雲樹蒼蒼，鬱爲異彩。或以金銀氣及貴要煊赫者當之，殊不謂然。瑞鍾于人，人含其樸。曰：德里日星，聚人心攸屬，天象應之。潛溪居浦江，當胡元滔沒後，其地獨不被兵。又確守考亭家法，故耆碩最多，湖上亦然。跡先生生平，獨完天真，克龕衆美，真歸歸里中之靈光，皎皎星中之珠斗，可仰、可書、可圖畫者。夫植根不厭深，發源不厭遠，享受亦不計年，充實光輝，執筆者有餘耀焉。

董節婦李夫人傳

余志董進士中條之墓，其詞絕澹，第感慨才人早發早凋，于憐才忌才之際，三致意焉。見者或不甚喜，惟沈繼山中丞深賞之曰：『是足爲進士寫心，且破膚毛時障。』余不能自信，信當日合下如此言。其所明，所鬱積，當闡發者爾已。既老病家居，于地方風化，頗留心采擇，以示

方來。而乃得節婦李夫人。李夫人者，進士君之配，年友曙巖國博之女也。先是，大宗伯公一子六孫。子爲龍山給諫，孫則長伯念，禮部郎中，進士，行三，最奇慧。宗伯年七十，門人劉子威爲文以贈。中多屈曲語，讀者至不能句。進士在懷抱中，指點朗然，若素習者，衆皆駭絕，伯念亦自謂弗如。宗伯嘻曰：『甚矣。第五之難其兄也，必擇道韞配之。』卜李氏女有異，乃委禽焉。女生未朞，而母項蚤世，項，故襄毅公之後。外王母吳憐而鞠之。性端敏，稍長問母，知狀涕泣不食，殆如成人。年十六，歸進士君。是時，給諫公先歿，宗伯篤老閉關。伯念秉家政，去泰甚，衆擾擾以惡報，進士君歎曰：『兄勞且瘁矣，兵無繼必誅，非余誰屬望者？』發憤力學，即暫歸，亦晨披衣出，與婦幾不識面。婦亦數趣出，或逆拒，曰：『俟一得之，當繩祖父兄之武，從容侍中櫛未晚。』進士遂即于甲午麟經占魁選。次年，入董太史彀中。報至，宗伯已屬纊，聞聲笑曰：『吾目瞑矣。』而進士君故戀戀其祖，方公車，不欲行，以大計黽勉即塗。既聯第，人事雜沓，頗憊，宗伯訃至，大慟，嘔血竟不可起。夫人聞，殞絕。越三日，爲文以祭。語語酸楚，焚稿于靈，不傳。既決計求死，解者曰：『志可死，身不可死。何者？上有姑，有寡嫂，有仲，有季。紀綱未替，門戶可支，宗伯之後必有興者。奈何以一瞑了事？』于是強起侍茅宜人，爲持久計。宜人性嚴，事之得懽心。約束內外，傳聲指使，不露面，不踰閭。宜人病，醫藥備至。既歿，卒哭歎曰：『向也姑兼子任，未亡人兼夫任。今并萃一身，且奈何婦德，在自勵何如耳。』益斂閤，事加峻整，卜葬中條，得地于嚴墓川原，紆繞徘徊，泣下曰：『得祔夫君于此，稱不朽足矣。』齋

居茹澹，斥其餘，命家督瘞骸，賑貧。橋梁道路，多所修葺。嘗製一舟歸寧，有貸者不能却，意怏怏，即售之曰：『此豈異人可載用。』形家言易大門南向，見有丹漆，曰：『孀居焉用此。』立命削去。庭戶肅然，師婆絕跡。惟國博公至，乃一見。內外化之，不戒而慄。日禮佛課，誦有常度。蓋歷今又二十年往矣。節婦之稱，遠近無間。先是鎮中有紀秀才女字金氏子，守貞被旌。余實爲作傳，鬯其說。不十年，有令節婦事。節婦生富貴，較貞女地位尤易移，而其操彌勁，雖年未及格，臺、學兩使者廉知狀，先激厲揭匾示風，而余爲傳亦適與相值。蓋人心好談節義，乃其天性，而要之節婦之所風起多矣。嗟嗟！余年六十，負君負親，惟『貞節』兩字，縷縷爲父老先，庶不負鄉黨。然節婦受旌，尚在十年後，余未知及見盛事否？余長子以痼疾歿，冢婦沈成婚數年，猶然處子，禮法自將，可附節婦之後，余亦私爲之記。然旌典計期又後，節婦且十年三貞節，趾美輝映。而甲午後輩中，科第特稀，豈非天地精英之氣，鍾于婦人，不于男子？且借貞節，大發其祥，以振衰門，光我鄉閭，爲朝廷重耶？余言有徵，進士君且含笑地下，謂朱先生落落難言，翻能操袞鉞權，不負皋比一席地矣。

史氏曰：吾讀《易節》之『上六』，而沉思不能置果。曰苦曰凶，遂畏難，將避去，不復顧，則節何以稱焉已。一夕，恍然曰：此爲龍德居潛，道者言也。曰亢曰苦，則一身且不能濟，何以及天下。乃若神道，則忠臣烈婦必致命遂志而復可，而後可完守，以光日月。蓋中心安之，甘之嗜如飴，而蹈若赴者。余既作傳，復申其說，以俟夫善，并司風教者採焉。

行狀 神道碑

山東道監察御史景雍徐公行狀

萬曆己丑，湖中貢春官者七人，景雍徐公以言詩爲舉首，爲第四人。遂讀中秘書，拜監察御史，巡陝西茶法。歸三月卒。是時，不佞里居，往哭之。敝帷荒館，諸孤藐然，翁荆石噓呿淚面，不自勝。慶弔相隨，倏如轉電甚矣。君父子之可哀也已。其孤嘉作，以荆石公之命，命不佞狀君，以乞銘于陶太史。念同年不得辭。

按：君諱彥登，字允賢，別號景雍。仁和人。世世受耕讀，稱淶里徐家。祖太學平川公，暨弟孝廉見川公，並長厚有名。至荆石，益恂恂攻舉子業。試浙闈，不利。入南雍，又不利，于是篤意課君。君穎秀絕人，讀書一再過不忘。既弱冠，學成，會母沈孺人歿，哀毀骨立，宗黨見者，咸憐之。丁丑，關西喬公拔士湖中。服闋，遂籍德清以進。喬公爲政嚴，鮮所許可，獨首拔君。君亦益自奮，緝文兼日，不丙夜不休。冲夷明粹，有瞿文懿風。

壬午，遂薦鄉書。又六年，有己丑之捷。中秘士故多才，君雍容其間。當直省闈，然竟得監察御史。視篆西城御史。體素莊，由中秘者不必盡諳，君據經引法，搜弊折奸，老吏遜弗如。

中丞李世達歎曰：『不謂少年如是。』陝右番商，交弊極矣，非徐莫可任者。』遂持斧枉道出里中，不佞與朱虞部汝器祖送西門外。是時，城中大火，煙焰漲天，御史適以齏政至，客爲譚賈秋壑落叛事。君曰：『是人能然。』客曰：『君入關，當此若何？』曰：『吾能撲之。』曰：『固也。』虜十萬騎，穿塞入壓城，而軍若何？』曰：『吾能抗之。』客縮頸而笑。君曰：『無庸。吾聞任事以氣。子儀困奉天，免胄入虜帳，其子與親信爲憂恐。卒之尋盟破賊，國以再安。直前者多成，委靡者必敗。氣有堅餒，事亦隨之。若笑何爲者？』客于是迺服。既抵潼關，即上言：『此天險，而巡徼纔數弱卒，關外堡壁多潰。虜一日南牧，且躡兩關，驚三輔，奈何？』上見疏，怪之，爲敕邊臣加峻。至秋，唃廝囉果勾虜四萬騎入寇，傍徨河洮間。凡旬月，覘有備，遁走。商茶易馬，諸邊騎征實賴之。然番族好亂易動，有畝心者叩關請命，得旨會勘。諸將率沾沾色動，力持言：『今日收此以爲功，叛將誰任其咎？』卒報罷。而虜與賊相形影，日急君慮，番且生心，百方慰勞，孽牧浮常額以千計，標選逸足益。赴大軍，軍聲益振，諸督護卒破降之。初賊之始亂也，鄣士望塵即棄甲走。報言：『賊剽甚，埋根決死，漁陽鼙鼓不是過。自非天亡，姑議招降，以舒旦夕。』君貽書，大約言狂豎子乘隙據一城，非必有宿謀壯事也。患在勾虜，虜得利輒颺去，不肯戰。迺引祿山以比，甚侈。脅從可赦，是渠魁者機肉，大吏謾言投節，可叛可降，權迺在賊，何以懲後，必捕煞迺已亦。會賊平敘功，且及君，君又固言：『不宜乘有事貪天以自封。』而獨上書言外寧內憂御朝講學事甚切。蓋其職大體侃侃立論，真有徇于義命無悔者也。

而他若創義田，立寺學，誌茶馬，修伯起、邃庵之祠，哀湖、譚藝之錄，則公餘藻飾，而要未足盡君也。

君既精彊于職，名藉甚，當按吳中，以地近辭，得西粵，行有日矣。會省臣以禮際事波及君。先是，君受命矢言，謝絕一切，報代止用單函。既有言，夷然爲失笑曰：『迺公殊不自信者。』即投劾歸，閉門發異書讀之，以俟論定，而溘然不起。徒使慈父孝子，悲思而歎缺陷也。

嗚呼哀哉！君天性孝友，得親歡心，弟兄怡怡，無忤色。面嚴冷，疾惡甚，下吏毋敢聲。獨優卹番商，諄諄勸諭，故所至人畏，懷尸而祝之。與人交，坦中無城府。應酬間，不甚屑屑，故深知者久而益親，不知者不盡歸通人之譽。生平素彊無疾，憶邸第中七人者讌集，至夜分，率疲頓去，獨君爽然振袖，黎明已立馬戶外，相追呼入朝矣。每曰：『腸肥臟滿，何物霜落，能侵人。』蓋頗自恃云。秦中簿書山積，君檢閱至精，凡文移，發不逾時。吾聞患生所忽，抑其軼掌勞瘁守官，而病且伏而不覺與。嗚呼！君之辛勤樹立，與其文物聲華，亦既化爲浮雲冷風，不可作矣。獨其直前堅定之氣，異日且爲國家當大任，而竟止于斯，竟至于斯，命也，惜哉！

君娶沈氏，有五子：長嘉祚，娶指揮使蔡渚臺女；嘉祿，聘州倅顏心淵女；嘉祥，聘故郡守□女；嘉禎，聘馮孝廉女吾女。嘉福，聘御史梁慎庵女。女三：長適丁孝廉梅汀子，次許胡太學文垣子，季許張斷事懷赤子。孫男一，尚幼，嘉祚出。君雖亡，而嘉祚等聰悟好學，毋論事業步君無疑，觀其舉止安詳，福且過父。嗚呼！允賢不亡矣。